

我們走上了社會主義的路

蘇聯“勝利”集體農莊主席葉哥洛夫的自述



夏里巴編譯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327.48

7179

370

書號：0074

我們走上了社會主義的路

——蘇聯“勝利”集體農莊主席葉哥洛夫的自述

編譯者	夏里巴
出版者	通俗讀物出版社 (北京建國門外杜家槐十五號)
發行者	新華書店
印刷者	外文印刷廠

1954年5月第一版

12千字 定價800元

1954年5月第一次印刷(1—45,000)

過去的苦日子

我叫葉哥洛夫，今年五十多歲了。我過的這一輩子，正趕上我們祖國變化最大的年代。日子變化得真大啊！我們的今天跟昨天大不一樣，明天又跟今天大不一樣。

我們納斯達辛諾村的樣子變化得簡直認不出來了。

我們這個村子，是在莫斯科附近的德米特洛夫區，歷史很長了，據說已四、五百年的歷史。但是四、五百年來什麼也沒有變，只是這兒的主人換了好幾次。古時候，這兒是一個王公大人的領地，後來贈給了寺院，最後才變成了沙皇的國有土地。

一直到十月革命前，村裏的農民還是和幾百年前一樣，什麼也沒有變：

耕地還是用的老傢伙——木犁；住的是茅草房，沒有烟囱，連灶也不齊全；穿的是粗麻布，衣服上補滿補丁，腳上穿的是麻繩鞋。

從前，農民要向沙皇、貴族繳納很重的稅；要給他們服務，比如給他們看守道路和守夜；還要服兵役，爲沙皇和貴族老爺們去賣命。那時候，人們只關心自己，只關心怎樣可以少繳一點苛捐雜稅。許多農戶就是這樣被折磨得家破人亡。從一八五九年到一八九八年，我們村裏就減少了六十七口人。

收成永遠是很低的。據老年人說：在一八九八年，平均每戶農民種七斗六升（俄斗）多裸麥，差不多合一百二十二公斤。在最好的年成，每畝（俄國畝，合我國十六畝多）收成也不過一千斤。在一九一七年，我們德米特洛夫區每個農戶平均有零點四公頃（合我國六畝）冬裸麥，零點三公頃（四畝半）燕麥，零點零七公頃（一畝多）馬鈴薯，零點零八公頃（一畝多）草地。但是由於地主、富農的剝削，債務的逼迫，農民雖然一年忙到頭，真正得到的收成却沒有多少。而且在那時候，農民是靠天吃飯的，因此他們不但

• 3 •

是地主、富農的奴隸，而且還是自己土地的奴隸。

納斯達辛諾村的人一個個都是勤勞的，能幹的，他們的手幹起活來很靈巧，但是在分散的小塊土地上却顯不出自己的本事來，打的一點糧食，連他們的家口也養活不了。有些人在村裏挨不下去，只好離鄉背井，到外面去尋找一塊麵包。但是到處都一樣，哪兒也找不到出路。記得，有十幾個十一、二歲的小傢伙，跑到附近的手工業工廠裏當學徒，在那兒一天得做十二點鐘到十四點鐘的工，還是吃不飽，却受盡了資本家的虐待。

人們活不下去了，工人弟兄起來發動了革命鬥爭。我們農民也起來了。偉大的共產黨，偉大的列寧和斯大林，領導我們推翻了地主、資本家的沙皇政權，使我們成了土地的主人。

從此以後，我們在共產黨領導下，就開始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。

組織起來，由窮變富

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勝利以後，我們從國家手裏領得了一百公頃（一千五百市畝）土地。我們在蘇維埃政權領導下的頭十來年中，還沒有組織集體農莊，可是我們的生活已經跟過去不同了。政府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。我們開始用一些簡單的新式農具來種莊稼，同時大家也慢慢地懂得講究耕作技術了。

一九二七年，我們幾個年輕人在一塊兒學習政治常識，也學習一些新的農業知識；學到一點，各人就在自己的那塊地上試驗一下。後來，大家商量，與其你搞一塊，我搞一塊，不如集體來搞一塊。我們分出了一公頃半土地，按照我們學到的農業技術來耕種，先開始種蔬菜，結果我們獲得了很大的成功，我們種的洋白菜、黃瓜和甜菜，長得又好又多。全村的人都羨慕我

們。

這件事使我們開了竅，使我們懂得了組織起來比單幹強，於是我們又一齊來種穀物。這時，我們的小組增加成了二十二戶，在共產黨的幫助下，變成了一個集體農莊。許多單幹戶看見我們湊在一起搞集體生產，向我們提出一連串的問題：「你們大夥一齊幹，會不會齊心呢？」「你們怎樣評工計分呢？」「大夥是不是都關心公家的事呢？」

但是，我們的集體農莊一天天地發展，我們收的裸麥、馬鈴薯、蔬菜比單幹戶多得多。這是最有說服力的事實。單幹戶看見集體農莊確確實實是比他們強得多，思想就慢慢地打通了；於是從一九三一年起，全村都加入了集體農莊。

我們的農莊很快就變成一個先進的農莊。一九三二年，我們的地裏每公頃收十五公担（一公担合二百市斤）穀物，兩年以後，一九三四年，我們每公頃就收到二十五公担穀物了。我們的公共經濟獲得了很大的發展。糧食豐

收了。我們的收入增加了，我們的生活也就富裕起來了。

一九四一年，德國法西斯強盜開始侵略我國。祖國遇到了大災難。這個災難也就是我們每個人民的災難。在這個時候，我們農莊拿出了全部力量來支援國家。我們村裏有一百四十個男女莊員上了前綫，許多優秀的工作人員都調走了。農莊只剩下老頭、婦女和小孩。但是我們仍然照樣生產，保證了供應紅軍糧食的任務。

一九四一年秋天，我們村子被德國強盜佔領了，敵人把我們的村莊破壞得一塌糊塗。但蘇聯紅軍不久就解放了我們的村子。我們在最困難的條件下，很快地就把農莊重新建設起來。在戰後的四年當中，我們農莊交給了國家一百零八噸（一噸合兩千市斤）糧食，九百六十一噸馬鈴薯，四百七十噸蔬菜，幾萬公升牛奶和許多肉類。我們的莊員們都知道：假如沒有集體農莊制度，我們是不可能經得住這樣的大戰爭的，不但經不住這樣的戰爭，而且恐怕我們早就被戰爭拖死啦！

白麵包

「勝利」集體農莊在蘇聯只算是一個小集體農莊。全莊共有九十一戶，五百二十二公頃地，其中適宜耕種的土地有二百四十七公頃。我們主要是種穀物。但是我們也有副業生產。我們有八十頭牛、四十口豬、三百隻雞、四十箱蜜蜂、五公頃果木園和兩公頃漿果園。

我們的地是由國營德米特洛夫農業機器站用拖拉機來耕種的。我們自己有些什麼生產工具呢？有四部汽車，五十匹馬，四架打穀機，三架收割機，三架割草機，三架揚穀機，三十五副犁，三十五副耙，還有不同樣式的穀物清潔機。當然，其他各種農具也都是齊全的。

我們的土地是不大好的，它是一種石炭質較多的沙質土壤，加上耕作的方法不好，在成立集體農莊以前我們這兒從來沒有豐收過。但是集體農莊組

織起來以後就完全變了樣。根據我們農莊和別的農莊的經驗，現在我可以這樣說：沒有哪種土地是不能豐收的，問題是要懂得土地的性質，懂得種莊稼的道理。現在我們再不是靠天吃飯了。雖然土地還是從前的納斯達辛諾的土地，但是莊稼可長得不一樣。

舉個例子來說吧，在過去，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納斯達辛諾會種出小麥來，人們腦子裏只曉得，在南方烏克蘭一帶才種小麥。在從前，吃白麵包在我們鄉下簡直是像過年一樣。鄉下人談到吃白麵包就說：「這是老爺吃的，我們只能瞧瞧。」

成立集體農莊以後，我們聽了斯大林同志的指示：要克服一切困難，把小麥的播種從南方往北方移植。當時很多人都不相信這是可能的。開頭的時候，我們費了很大力氣來說服大家，讓大家相信：我們的地裏是可以種小麥的。有人硬說我們種的小麥一定會爛掉和凍死，有人担心種了小麥的莊員會沒有糧食吃。但我們堅決相信了斯大林的話，採用了先進的科學技術，和一

切困難進行了鬥爭。結果，我們的地裏不但能够種小麥，而且一年比一年長得好。一九三九年，我們的小麥還拿到全蘇聯農業展覽會去展覽。拿最近五年的冬小麥產量來看，一九四三年每公頃地收二十五點六公担；一九四七年每公頃地增產到了三十一點四公担。春小麥一九四三年每公頃地收十九點四公担；一九四七年增產到了三十一點五公担。但這並不是增產到頂了，我們還要爭取更多的收成。

我們還努力提高別的農作物的收成。一九四七年，我們在每公頃地裏平均收了三十三公担的冬裸麥；二百一十七公担馬鈴薯；七百一十五公担白菜；二百八十公担番茄（西紅柿）；三百公担胡蘿蔔；三百公担黃瓜。我們地裏得到這樣的好收成，充分證明了偉大的俄國農業科學家威廉士的話：「沒有不好的地，只有不好的耕作方法。」

講究農業科學技術

剛開始集體化的幾年中，在我們村裏常常聽到許多新名詞，像「實驗室」呀，「選種」呀，「深耕細作」呀，「改良土壤」呀，等等，當時聽起來很新鮮。現在，所有這些東西都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了。有時你會聽到我們這裏的莊稼漢講話，簡直像一個農業專家一樣。在戰爭年代裏，一個出色的農學家達西雅來到了我們農莊。她對我們的幫助非常大，教導我們學習農業科學。如果你不懂得應該在地裏做些什麼和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做的話，那她是絕對不放過你的。

集體農莊教會了我們講究農業技術。我們農莊裏用到的農業技術有許多，但總起來三句話就可以說盡，這就是因地制宜地實行草田輪作制，正確地耕作土壤，和實行嚴格的施肥制度。這三件事中哪一件更重要呢？都一

樣的重要。它們都是誰也離不開誰，都是互相有影響的。要想莊稼長得好，三件事都要一齊搞。

爲了找到適合我們土地的輪作制，我們做過許多實驗，請教過偉大的農業科學家威廉士。威廉士指出我們實行的八區輪作制不好；根據他的意見，我們改行了九區輪作制。我們還在繼續實驗更好的耕作法。像我們農莊所做的這些科學實驗，單幹戶在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上是做夢也想像不到的。

俗話說：「地裏的雪愈多，倉裏的糧食就愈多。」每年收了莊稼以後，我們就開始耕地。爲了使土裏能保住更多的水分，我們在地裏放上木板、樹枝，在積雪上挖出溝洫。我們在早春耙一次地，同樣也是爲了保住水分。全部春季作物的土地，都要耕到二十公分（六市寸）深。

要想收成好，選種工作是非常重要的。俗話說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」一點也不錯。爲了挑選最好的種籽，我們不斷地做過許多實驗，不斷地改良我們的種籽。過去，我們的冬小麥是「莫斯科第二四一一號」品種，這種品

種的抗寒力很差，磨出的麵粉和裸麥差不多。一九四〇年起，我們改種另一種本地的「德米特洛夫」種小麥，它的抗寒力和防腐能力都強一些。但後來我們改用了更好的「莫斯科四號」種。一九四六年，我們又改用了「五九九號混合種」，它比本地種的小麥的收成差不多要多百分之四十以上。春小麥我們也試過三種品種。

我想特別談一下施肥的問題。我們每年要用一千五百噸糞肥，六百到六百五十公担礦物肥料，兩百噸混合肥料。但我們認為這還是不夠的。可是重要的不只是量的問題，而首先是如何正確利用肥料的問題。哪一種地應該上哪種肥，我們也曾經做過多次的實驗。現在，我們做到了使上肥和輪作制很好地配合起來，每一噸肥料都得到了最有效的使用。

有一次，田間工作隊在一塊六公頃的地上上了一整天的糞肥。那天太陽晒着，還有點微風。上的糞很快就乾了。這一年這塊地的收成特別低。這件事給我們一個教訓。此後我們往地裏上肥時，就先把糞肥堆成一些小堆，然

後立刻把它搗碎，掩上土。不讓糞肥露在露天裏，這樣，肥料裏的氮素就不會蒸發掉了。

肥料需要很多，從哪裏來弄這些肥料呢？當然，國家供給了我們大批的礦物肥料，而且一年比一年多。但是我們需要更多的有機肥料，因此，積肥還是一件重要的工作。我們立了一條規則，誰積的肥多，誰就可以多分得麥稻，多得勞動日。每戶莊員積十車糞，每車糞算四分之一個勞動日；積十五車糞，每車糞算半個勞動日；積二十車糞，每車糞算一個勞動日。這個辦法幫助我們積了很多的肥。

發揚民主

要辦好集體農莊，必須靠全體莊員一條心、齊心合力地幹活，其中最重
要的就是要使每個莊員都確實感覺到自己
是農莊的真正的主人。要想做到這

一點，並不是容易的。首先，要在集體農莊內發揚民主；要善於把集體的利益和莊員個人的利益很好地結合起來；還要大家來訂出很好的規則，又要大家來很好地遵守。

我們是很認真地遵守集體農莊的章程並注意發揚民主的。凡是經過莊員開會決定的事情，我們都認真地使它實現。莊員們看到農莊的負責人能夠努力完成國家的義務，愛護集體農莊的財富，保證很高的勞動日報酬，於是莊員們就信任他們，擁護他們，這樣工作就好做了。因此我們這些領導人和莊員們之間就像一家人一樣。當然，這並不是說我們沒有缺點和錯誤，但是我們能夠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，這就是我們獲得羣衆信任的原因。

很可惜，有些集體農莊的領導人却不明白這個道理。去年秋天，我接到一個選民的信——因為我是最高蘇維埃代表，他告訴我說：他們的集體農莊搞得不好，農莊主席、隊長和莊員們之間的關係不和睦。看了這封信，我就到那個農莊去，在那裏住了一整天。我實在不能說那個農莊的人不好。他們

互相批評很尖銳，特別是對農莊主席。我看了很長時間，也沒有找到毛病在哪裏。但最後我聽說有這麼一件事：農莊的一個隊長和兩個莊員到市場去賣種籽，工作辦得很圓滿，但事後有一個女莊員在背後議論，說他們是削價賣出的。農莊監察委員會雖然知道了這件事，但並沒有積極去弄明真相，讓閒話流傳了有一年之久。請想想，像這樣的隊長，得不到自己隊員的信任，那他還怎麼能够領導別人呢？但這個農莊的主席却認為這是小事情。像這樣的領導者，對於莊員的意見不聞不問，當然是不可能把農莊的工作領導好的。

在我們的農莊裏就不是這樣的。不論誰不遵守農莊的規則或破壞勞動紀律，我們都要認真地慎重地來處理的。我們要叫違犯紀律的人向農莊管理委員會報告，然後在莊員大會上報告，讓大夥來民主討論。我們對於損害和偷竊公共財富的行為處理得特別認真。集體農莊的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。在去年就偶然發生過這樣一件事：一個看守倉庫的人貪污公家的燕麥。這件事被人發現了，我們召集了大會討論他的問題。大夥說，他既然是看守倉庫的